

^v
0227.6

043

11



駢志卷之十四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庚部下

淘井安金

枯井湧泉

御覽舜爲父母淘井取金銀安罐中與父母 類林舜

耕歷山歲不熟舜糴其母詣糴每還錢與米問之子也

因相抱歸拭其父目尋自明堯聞而妻之 真源賦舜

糴于平陽中父認之乃拭其目目以光明

曾參行孝枯井湧泉 本草曾子見益母而感 淮南

曾子攀柩車引輶者爲之上也

雙鯉輒出

一魚踊出

雙鯉躍出

後漢書姜詩妻龐盛之女也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隣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

晉書王祥繼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

又王延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敕延知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

日不盡于是心悟撫延如已生

埋兒得金

鬻兒得錢

搜神記郭巨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二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太婦傭賃以給供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育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饌二也乃于野鑿地欲埋兒得石蓋下有金一釜中有冊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以用賜汝于是名振天下

史系趙雋將葬母貧鬻其子質劑已定其後夢一人請曰小舍東有錢百萬乃自發之及旦雋自舍東手掘之

果得錢符數焉

賜粟百石

賜米十斛

晉書劉殷至孝掘地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

風俗通楊範採樵進母忽于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云米十斛賜孝子楊範以資給母

鍾期聞磬而悲

申喜聞歌而悲

呂覽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嘆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已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

又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于門下而悲之動于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于子也子之于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

感生則相懼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于中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搯臂呼子

聞歌識母

論衡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畱參方到卽以右手搯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卽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搯臂以呼汝耳

又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爲誰果其母

童子持囊授蛇膽

老人詣門貨粟漿

晉書顏含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蚪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卽愈

南史陸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傳昭陸杲每月嘗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常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一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

枕邊得藥

園中得藥

南史劉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
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
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葉似萑苳

北史梁彥光七歲時父遇薦疾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
紫石英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彥
光所不識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親屬咸異之以爲至
孝所感

冬中得瓜愈父病

冬月得瓜止母渴

孝子傳焦華父遺常病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
曰我聞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
香非常父食而病愈

後魏書王薦母病薦渴思瓜時冬月薦至深嶺值雪仰
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摘歸以進母
渴遂止

母目卽明

母目便開

南史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鐺底飯遺在
後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
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
夜泣涕目爲失明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卽明
北史閻元明孝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

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表明悲號上訴
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

墓前栽松無犯

罌中清蓮不萎

晉書許孜親沒鎮宿墓所列植樹木亘五六里時有鹿
犯其松栽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
獸所殺置于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塚埋于隧
側猛獸卽于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
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 又舊唐書褚無量
解職廬于墓側其所植松栢時有鹿犯之無量泣而言
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哉因通夕守護俄
有羣鹿馴狎不復侵害無量因此終身不食鹿肉

南史齊宗室晉安王子懋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
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漬其
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
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罌中稍有
根鬚當世稱其孝感

陶侃雙鶴

庾域雙鶴

晉書陶侃以母憂去職嘗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化爲
雙鶴冲天而去

梁書庾域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

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

雙鶴循翔廬側

雙鶴一旦下來

南史劉霽廬于墓側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

又庾域爲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并曰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

鳥卽悲鳴

犬亦悲號

北史紐因性至孝父母喪廬于墓側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之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聲哭鳥卽悲鳴

又翟普林廬墓又不衣繒絮唯著單縗而已家有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栢樹入廬馴狎無驚懼

燕銜土

燕培城

史記臨江閔王榮坐寢廟壩爲宮上徵榮榮詣中尉府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塚上百姓憐之又漢書王莽開哀帝母丁姬塚有燕數千銜土投其窟中

崔鴻十六國春秋北涼沮渠蒙遜謂郎中劉昞曰仲尼

何如人也。晒曰：「聖人也。」遜曰：「卿知其外，不知其內。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澶洲，見仲尼及七十子遊于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侯不信。俄而有羣燕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

相謂莫入賢人鄉

相誠勿犯孝子鄉

魏志裴注：任旄字子旃，以至行稱。漢末黃巾賊起，天下饑荒，人民相食。寇到博昌，聞旄姓字，乃相謂曰：「宿聞任子旃，天下賢人也。今雖作賊，那可入其鄉邪？」遂相率而去。

北史華秋以孝聞。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誠曰：「勿犯孝子鄉。」賴秋全甚衆。

槐木再枝葉

荆樹重榮茂

唐書長慶中，虢州刺史蕭佑奏：湖城縣永房鄉百姓閻鄠，五代同居家內一槐木，再枝葉。

齊諧記：京兆田真兄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均平。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斫。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顛。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

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至大
中大夫 又陸機詩三荆歡同株

李次孫乳生湏

元德秀乳流湏

後漢書李善字次孫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
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貴
財千萬諸婢私共計議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
力不能制乃潛負續盜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
乳爲生湏湏乳汁也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
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

相率修義

唐書元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絕嗣
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在襁褓喪親
無資得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湏流能食乃止

子產治鄭蒺藜不生

子產遺祠雉栢列秀

梁冀別傳云子產治鄭蒺藜不生鴟梟不至

水經注徑山上有子產墓累石爲方墳墳東有廟並東
北向鄭城杜元凱言不忘本際廟舊有一枯栢樹其塵
根故株之上多生雉栢列秀清清

擊鳩之鷗低頭不敢仰視

殺人之虎低頭狀如震懼

論衡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鸛擊鳩鳩走巡于公子案下鸛追擊殺于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鸛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鸛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

後漢童恢爲不其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咒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卽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癸辛雜志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使殺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遂帖耳就殺凡得象四十八大瓮

邠原邑落無虎患

胡昭部落無寇暴

邠原別傳曰邠原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

高士傳胡昭信行著于鄉黨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解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政致甘露

政致甘泉

東觀記沈豐字聖達爲零陵太守爲政愼刑重殺罪法
詞訟初不歷獄嫌推不決一斷于口鞭杖不舉市無刑
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智謀勇畧輒爲談述曰太守
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北史房豹字中幹爲樂陵太守風教修理稱爲仁政郡
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
化所致豹罷歸後其味復鹹

川流暴起

津令縮水

南史齊世祖爲廣興相嶺南積旱遭水阻涸商旅不通
上部伍旣至無雨而川流暴起遂得利涉

魏書爾朱兆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
神謂已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灋波津令爲之縮水
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往往表
插而道道焉忽失其所在

耿恭整衣拜井

李渾朝服祈井

後漢書耿恭據疏勒城匈奴來攻恭遂于城下擁絕澗
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
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
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
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

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北史魏李渾除海州刺史會土人共圍州城城中多石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夏旱涸竭渾齋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賊以爲神應時駭散○又齊平鑒爲懷州刺史魏將楊標來攻時先築之城糧仗未集素乏水南門內有大井隨汲卽竭鑒具衣冠僂井而祝至旦而井泉涌溢有異于常合城取足揚示敵人將士旣睹非常勇氣自立

張熹積柴自焚

戴封積柴自焚

桂陽先賢讚臨武張熹爲平輿令時天下大旱熹躬耕不應乃積柴自焚火旣燎天靈感應卽澍雨後建張明府祠水旱不節則禱

水經注戴封爲西華令遇天旱慨治功無感乃積柴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伏永元十三年徵太常

鵠梟逃于絕漠

鵠梟不入城郭

拾遺記堯在位七年鵠梟逃于絕漠

水經注雩門南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浴沂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君碑是魯陳君立昔曾參居此鵠梟不入城郭

松柏西靡

葭蘆南指

皇鹽云漢東平思王家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皆西靡也

五代史補漢高祖爲河南節度使天福十一年天下大水太原葭蘆茂盛最上一葉如旗狀皆南指焉明帝遂卽帝位○又世宗在民間嘗與商頡跌販貨至江陵有一卜者王處士世宗因頡跌氏同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著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筮法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著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爲詰責而私心甚喜

誦經土開械脫

誦經枷鎖自脫

晉書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北史河間邢摩納與盧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西魏齊神武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旣而舍之景裕之敗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

劉士湮誦經延母笑

庾黔婁禮斗延父笑

南史劉霽字士湮母明氏寢疾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笑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日餘乃亡又庾黔婁父易遘疾黔婁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旣至政得至月末晦而易亡

誦經將刑唱停

誦經臨刑刀折

南史王玄謨傳太武軍至玄謨夜遁敗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經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旣覺誦之千遍不輟忽傳唱停刑

北史高王時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夢所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

王觀世音

持金剛經免虎噬

誦金剛經免刀刺

北夢瑣言蜀路白衛嶺多虎豹噬人有選人京兆韋忘其名唐光化中調授巴南宰常念金剛經赴任至泥溪遇一女子著緋衣挈二子偕行同登此山前路嶺頭行者相駐呌譟見此女人乃赤狸大虫也逡巡與韋分路而去韋終不覺蓋持經之力也

又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常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七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執僉一日行于村路蒼蒼間馬胥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路方悟手之所揮乃刀鞘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不偕行馬胥亦無所傷

蛤現菩薩形

蚌現羅漢像

杜陽編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盤而進中擘不破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茵茵謂之菩薩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合以玉線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又酉陽編隋煬帝嗜蛤事稍同

藝苑雌黃大觀中吳興邵宗益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漢像偏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遂奉以歸慈感寺寺臨溪流建炎中憲副楊應誠與客傳玩之次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於炮波渺茫之中一索而獲葉少蘊曾公袞皆有詩贊之

放龜得侯

放龜得渡

會稽後賢傳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縣餘干亭見人籠

龜於路愉求買放之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愉及封此亭候而鑄印龜首迴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應感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

續搜神記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便買取持歸着瓮中養之日白大近欲尺許其人憐之持至江邊放水不沉溺于時所養龜人被鎧持刀亦同自投既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浮出中流視之乃是先所養白龜甲六七尺卽送至東岸出頭視此人徐游而去中江猶迴首數顧焉又俱見晉書

八人求命

二人乞命

續搜神記宗淵字叔林晉太元中爲潯陽太守得十頭龜付厨曰每日以二頭作臠其夜夢十丈夫皂衣袴褶叩頭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

梁書南郡太守劉之亨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乞命未之解也其明日有遺生鯉魚二頭者之亨曰夢中所感也放之又夢來謝恩云當令君延筭

羊因停殺跪拜

羊因請命跪伏

南史王固嘗聘魏因宴嚮祭請停殺一羊羊于固前跪拜又宴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

南唐書王載字元吉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生而畜其羊

出一齠作羊鳴

入一齠作羊鳴

續搜神記顧霈送客于昇平亭有道士在坐主當欲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就道士道人不能救既行炙道人食炙下喉便自走行道入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針之破出故是一齠肉耳道人於是作羊鳴吐沫還寺少時便死

顏氏家訓王克爲永嘉郡守有人餉羊集賓欲讌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須臾宰羊爲炙先行至客一齠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呌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王懿因白狼得濟

穆崇因白狼免難

南史王懿字仲德與慕容垂戰敗被重創走暴雨莫知津逗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後得濟

北史初道武避窟咄難遣穆崇還察人心崇留馬與從者微服入其營會有火兇爲春妾所識賊皆驚走崇求從者不得因匿坑中徐乃竊馬奔走宿于大澤有白狼向崇號崇覺悟馳隨狼奔遂免難道武異之命崇立祠子孫世奉焉

顏淵斬蛇

子路烹鯢

殷芸小說顏淵子路共坐於夫子之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偉子路失魄口噤不能言顏淵乃仗劍前斫其腰于是形化成蛇卽斬之

搜神記孔子厄于陳絃歌于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叱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邪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如之没手仆于地乃是大鯢魚也長九尺餘子路烹之其味滋

神龜見夢於宋元

客龜見夢於佐高

龜策傳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于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于宋元王曰我爲江使于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生有德義故來告訴

車頻秦書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爲池養之六十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爲客龜太卜佐高夢客龜言我歸江南不遇死于秦曾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

子胥揚濤

文種重水

吳越春秋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而死乃取其屍盛以鴟夷之器投之于江中子胥因依潮來往蕩激崩岸又越王殺文種葬于國之西山葬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脇而持種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審候者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子胥孟動酒盡

元廷執孟獻酬

吳地記越軍于蘇州東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臨江北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後因立廟北江上今其側有瀟名壇浦

北史夏侯夬字元廷與南人辛諶庾遵江文遥等終日游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如朝露坐上相看先後間耳脫有先亡者于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倘或有知庶共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仍共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暗咸見夬在坐衣服

形容不異平昔時執盃酒似若勸酬但無語耳

子房跪老父

子房拜小兒

漢書張良嘗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乃彊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咲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徃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日鷄鳴徃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徃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

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所我已

真詰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戲一兒歌曰著青羣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到復是隱言也時人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徃拜之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海神形醜不欲圖形

忖留貌醜不欲圖容

三齊略記始皇于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求爲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左右莫動手工入潛以脚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

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遂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于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

水經注石柱橋舊有忖留神象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神出忖留曰我貌狼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象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遂更修之橋三丈六尺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

河伯婦

山公姬

江神婦

史記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之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巳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姬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姬弟子是

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流血至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按洪容齋氏曰此事疑未必有實而六國表秦獻公八年初以君甥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始不知止於何時注家無說司馬正史記索隱乃云初以君主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爲河伯娶婦蓋其遺風然則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後漢書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爲公嫗歲歲改易旣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宋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爲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絕○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爲婦冰以其女與神爲婚經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於江岸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大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

憤王祠

妬婦津

南史吳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

甚著靈驗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因安牀幕爲神坐前後二千石皆于聽拜祠以軛下牛充祭時蕭惠休事神謹遂得美遷蕭惠明盛于聽事設榻延賓見有張弓挾矢向之者旬日卒呂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輒于廳上設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安人尋亦死世並云神爲之祟也迨蕭琛到郡著履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于廟并禁牛祀亦竟無他

酉陽雜俎云妬婦津相傳言晉太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常于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焉明光曰君何與水神善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攘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咲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

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自稱徐伯玄

自稱甄舒仲

自語孤竹君

晉書殷仲堪游于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爲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

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
有岸其名爲洲君將爲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州

又鄒湛嘗見一人自稱甄舒仲餘無所言如此非一久
之乃悟曰吾宅西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死人甄舒仲
者予舍西土瓦中人也檢之果然厚加歛葬葬畢遂夢
此人來謝

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
君也汝破我何爲因爲立祠焉

李冰厲聲責江神

文翁拔劍擊江神

風俗通李冰爲蜀守時江神歲取二童女爲婦冰以其
女與神爲婚經至神祠勸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
責之因忽不見

水經注蜀有迴復水江神嘗流殺人文翁爲守祠之勸
酒不盡拔劍擊之遂不爲害

孝經愈病

易經却鬼

南史有病邪者問顧歡歡曰家有何書荅曰唯有孝經
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
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
所以差也

北史權會夜出城東門獨乘一驢忽有二人一人牽頭

一人隨後有似相助其迴動輕漂有異生人漸失路不由本道心甚怪之遂誦易經上篇第一卷不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會亦不覺墮驢迷悶至明始覺方知墮處乃是郭外纔去家數里

阮瞻執無鬼論

阮修持無鬼辯

晉書阮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卽僕便是鬼于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

又阮修好易老善清言嘗有論鬼神有無者皆以人死者有鬼修獨以爲無曰今見鬼者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邪論者服焉後遂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爲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爲社伐樹則社亡矣狄仁傑毀淫祠一千七百所

李德裕毀淫祠一千一十所

舊唐書狄仁傑充江南巡撫使吳楚之俗多淫祠仁傑奏毀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又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壯年得位銳于布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有

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

築歲見怪

掘歲得禍

酉陽雜俎工部員外張周封當築墻于太歲上一夕盡崩且意其基虛工不至率莊客指揮復築之高未數尺炊者驚叫曰怪作矣遽視之飯數斗悉躍入地著墻勻若蠶子無一粒重者蠱墻之半如界焉因謁巫酹地謝之亦無他

廣異記上元末復有李氏家不信太歲掘之得一塊肉相傳云得太歲者鞭之數百當免禍害李氏鞭九十餘忽然騰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畧盡惟小薊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滅盡夜中令奴悉作鬼裝束劫小薊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其後襲封薊公○又寧州有人亦掘得太歲狀類赤菌有數千眼其家不識移至大路遍問識者有胡僧驚曰此太歲宜速埋之其人遽送舊處經一年人死畧盡又酉陽雜俎萊州卽墨縣有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嘗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填其坑肉隨填而出豐懼棄之經宿肉長塞於庭兄弟奴婢數日內悉卒

惟一女子存焉

晁良正掘太歲

董表儀掘太歲

廣異記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大歲地掘後忽見一肉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甚衆來至肉所問太歲何故受此屈辱不讐報之太歲曰彼正榮華無奈之何暨明失所在

傳載董表儀家在河沙塘東嘗欲撤屋掘土陰陽人云太歲居北方不可興工旣而掘深三尺許得肉塊漫漫然董惡之投諸河訖亦無禍

歲輸礎數千

歲上杼十枚

玄中記玉門之西有一國國中有山山上有祠廟國人歲歲出石礎數千輸廟中名曰霹靂礎給霹靂用從春雷出礎日減至秋而盡

華陽國志梓潼縣郡治有五婦山故蜀五丁士所拽虵崩山處也有善板祠一曰惡子民歲上雷杼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取去

以刀開心

以鑿開心

異苑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遣還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卽返遂

洞精典籍後東歸融曰詩書禮樂皆東矣

舊唐書尹知章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精義尤明易及莊老玄言之學遠近咸來受業其有貧匱者知章盡其家財以衣食之又北夢瑣言唐劉瞻先婚李氏生一子卽劉贊也相國薨後贊且孤幼性甚魯鈍教其讀書終不記憶其舅卽李殷衡侍郎也以劉氏之子不可無後常加楚箠終不長進李夫人慈念不忍苦之歎其宿分也一日不告他適無以訪尋聖善憶念淚如縷縻莫審其存亡數年方歸子母團聚且曰因入嵩山遇一白衣叟謂曰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自是日誦一卷兼有文藻

擢進士第梁時登朝充崇政院學士預時俊之流

以廣陵散授嵇中散

以廣陵散傳賀思令

晉書嵇康嘗游乎西洛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後康將刑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于今絕矣

世說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常夜在月中坐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共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曰卿手下極快但放古法未備因

授以廣陵散遂傳之于今不絕 北史鄭述祖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以爲絕妙

廟神賜藥三丸

廟神賜金十餅

北夢瑣言閩從事崔員外

忘其名

正直檢身幕寮所重奉

幣湖湘復命在道逢寇賊悉遭殺戮惟外郎于倉皇中忽有人引路獲免驅馳遠路復患疝疾行邁之次難求藥餌途次延平津廟夢爲廟神賜藥三丸服之驚覺頓愈

又盧成書生張璟乾寧中以所業之桂州欲謁連帥張相至衡州大噪難損船上岸寢于江廟爲廟神所責生以實對之神爲改容延坐從容云有王立仁者罪合族誅廟神爲其分疏奏于岳神無人作奏璟爲草之既奏蒙允神喜以白金十餅爲贈

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

廟中人馬腳盡有泥濕

南史蕭猷封臨汝侯爲吳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遙禱請救是日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

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士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月猷大破苟兒

又曹景宗傳先是早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織條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于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圍鐘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神之力也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目睹焉

穆之出陌室壞

孝嗣移牀壁崩

南史劉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

又徐孝嗣初在宰府晝卧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

劉聰作遮須王

韓禽爲閻羅王

載記劉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于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復返于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畧

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杖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來年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于機上俄而蘇使左右機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 志林云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北史韓禽拜涼州總管俄徵還京恩禮殊厚無何其母見禽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母異而問之其中人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人疾篤忽驚走至禽家曰我欲謁王左右問何王曰閻羅王禽子弟欲撻之禽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羅王亦足矣 酉陽雜俎大寧坊力者張幹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

蔣濟子轉泰山錄事

沈僧昭爲泰山錄事

列異傳蔣濟爲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兒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爲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明日暮復夢

云新君明日日中當發願重啟侯何惜不一試驗之濟
于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
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
下樂者與之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
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
阿亡濟泣曰雖哀我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
兒復來語母曰巳得轉爲錄事矣 按真誥蔣濟爲南
山伯領二千兵

南史沈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常以甲子及甲
午日夜著黃巾衣褐醮於私室時記人吉凶頗有應驗
自云爲泰山錄事幽司中有所收錄必僧昭署名 按

真誥荀顗爲太山君取顧衆爲泰山將軍用曹洪爲司
馬桓範爲長史 蘓韶傳云劉孔才爲太山公欲反北
帝已誅滅之孔才卽劉劭也又梅願爲豫章太守夢被
召作太山府君克日便亡

天帝召爲記

天帝取着棋

唐李長吉集序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
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
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彌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
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

按舊唐書李賀字長吉手筆敏捷尤長于歌篇其文思

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
髣髴者其樂府詞數十篇至于雲韶樂工無不諷誦

北夢瑣言唐僖宗朝翰林某待詔滑生能某品甚高少
逢敵手有一張小子年僅十四來謁覓某請饒一路滑
生某思甚遲沉吟良久方下一子張生隨手應之都不
介意仍于庭際取適候滑生更下又隨手著應之一旦
黃寇犯闕僖皇幸蜀滑以待詔供職謀赴行在欲取金
州路入辦裝挈家次張生曰不必前邁某非某客天帝
命我取公著某請指揮家事滑生驚愕妻子歿泣奄然
而逝他日京都共知也昔顏回卜商爲地下修文郎又
李長吉爲帝召撰樂府豈斯類也所言天帝者非北極
天皇大帝也按真誥又非北方玄天黑帝道君此鬼都
北帝以號鬼帝世人有功德者地官得以辟請四明公
之流是也召某之命乃酆宮帝君乎

楊鑣與大姑作偶

光澤與太山作兒

北夢瑣言唐楊鑣收相之子少年爲江西推廵優游外
幕也屬秋祭請祀大姑神西江中有兩山孤拔號大者
爲大孤小者爲小孤朱崖李太尉有小孤山賦寄意焉
後人語訛作姑姊之姑創祠山上塑像艷麗而風濤甚
惡行旅憚之每歲本府命從事躬祭鑣與于此行鑣悅
大姑容偶有言謔浪祭畢迴舟而見空中雲霧有一女

子容質甚麗俯就楊公呼爲楊郎遜詞云家姊多幸蒙楊郎採顙便希回撓以成禮也故來奉迎弘農驚怪乃曰前言戲之耳小姑曰家姊本無意輒慕君子而楊郎自發言苟或中輟立恐不利于君弘農憂惶遂然諾之懇布從容一月處理家事小姑亦許之楊生歸指揮訖倉卒而卒似有鬼神來迎也

又登州節判史在德郎中子光澤甚聰俊方修舉業自別墅歸乘醉入太山廟謂神曰與人作第三兒得否自是歸家精神恍忽似有見召踰月而殂也

龜禍老桑

狸誤老表

異苑曰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卽束之以歸龜便言曰游不量時爲君所得擔者怪載出欲上吳王夜宿越里纜船于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曰元緒奚事爾也龜曰行不擇日今方見烹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識性淵長必致相困今求如我之徒計將安泊龜曰子明無多辭旣至建業權將煮之燒柴萬車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人仍說龜言權使伐桑取煮之卽爛

續齊諧記張華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班狸化爲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邪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制度恐難

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
誤老表狸不從遂詣華見其容止風流雅重之于是論
及文章聲實華未嘗勝次復商畧三史探貫百氏包十
聖洞三才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明公當尊賢容衆
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邪言卒
便退華乃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問華曰公門置兵
甲蘭錡當是疑僕邪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談知謀之
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答使人防禦甚嚴
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魅鬼忌所別者數百
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
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使人伐之至聞華表言曰老
狸不自知果誤我事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
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然以照之書生乃是
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復可得

撥糞是金

遺糞皆銀

湘中記云長沙西南有金牛巖漢武時有一田父牽赤
牛告漁人欲渡江漁人云船小豈勝得牛田父曰但相
容不重君船於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於船田父曰
以此相贈旣渡漁人怒其污船以橈撥糞棄水欲盡方
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嶺隨而掘之莫
能及也今掘處猶存

酉陽雜俎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之乃曰吾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尋至山惟見牛跡遺糞皆爲銀明年世祖封禪

五羊負穀

五羊銜穀

南部新書吳修爲廣州刺史未至州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負五穀而來今州廳梁上畫五仙人騎五色羊爲瑞故廣南謂之五羊城

與番禺雜記同

廣州記六國時廣州屬楚高固爲楚相五羊銜穀至其庭以爲瑞因以五羊名其地

馬鬼

鴛鴦鬼

抱朴子按九鼎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俱有鬼也馬鬼常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

吳志注景帝有疾使巫視鬼欲試之乃殺一鴛埋之于苑中駕屋施牀几以婦人服物著上乃使巫視之若能說此冢中婦形狀者加賞此巫視日竟晝夕無所道帝催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鴛在墓上所以不卽白疑是神鬼變化而作定無復改易不知何如景帝乃厚賜之

魃化黃熊

魃化玄魚

春秋傳鮫化爲黃熊入于羽淵

拾遺記鮫自沉于羽淵化爲玄魚時揚鬚振鱗橫修波之上見者謂爲河精 梁蕭綺錄曰在山變爲熊入水化爲魚也

白龍飲水

赤龍據案

唐太宗未建義時常飲酒醉卧劉文靜家文靜坐樓上見宅南大池中有白龍下飲水池中大魚皆躍上岸以百數良久乃隱家人共見極驚駭太宗睡覺謂文靜云醉中渴甚夢入公家池中飲水極清冷快意文靜視其體尚猶濕也

唐玄宗臨潞州景龍二年四月十七日在廳事假寐白鶴觀道士宋大辨等三十人同見赤龍據案又微時嘗至洛陽令崔日知宅崔設饌未熟明皇因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藤花逡巡不見上覺曰饑甚夢中食藤花甚美日知他日啟聖之驗也

長弘之血化爲碧

淮陰之血漬爲草

莊子長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又台州志王貞婦爲元兵所劫至嵎縣清風嶺齧指出血書字山石投崖死血漬石間天且陰卽墳起如始書 永新志譚節婦趙氏被元兵併其子殺之血漬禮殿間八磚上

宛然一婦人抱嬰兒狀或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火益顯至今如初

地理志未央殿東北二里許蓋境室故處有丈餘隙地草色皆殷赤傳是韓淮陰血漬而然

竊窺乃大蛇

外窺乃巨龜

晉書杜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卧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于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

北夢瑣言歸登尚書每浴必屏左右或有自外窺之乃

巨龜也又滎陽崔魏公因醉眠左右見一白者蓋杜南地

牛衣化虎

左飛化虎

淮南子云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狡猾鈍憯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夫水嚮冬則凝爲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冰冰移易于前後若周負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

交州記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爲虎數月還作吏旣言其化亦化無不在牛哀易虎不識厥兄當其革狀安知其譌變哉按高誘氏云人化爲虎者便還食人食人

因作真虎不食人者更復化爲人○

評曰牛哀之事載之往牒非一初嘗

怪之及覩譚子化書而爽然釋也其言曰至婦者化爲婦人至暴者化爲猛虎心之所變不得不變嗟乎世有至暴者即覩然而人面哉人固以乳虎目之矣

江夏黃氏化鼃入深淵

丹陽宣母化鼃入遠潭

後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爲鼃入於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晉書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鼃

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鼃入坎遊戲

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

遂不復還

靳尚作一大蟒

郗后謫爲大蟒

攝山記楚大夫靳尚以讒殺屈原爲天所遣作一大蟒

穴在山後人爲之立廟

梁武懺序郗氏梁武帝后也崩數月帝居寢殿聞外騷

率聲視之乃見一蟒盤躡上殿睽睛呀口向帝帝驚駭

蹶起曰宮殿嚴驚非爾類所生之處豈妖孽欲崇朕耶

蛇人語曰蟒昔郗氏也妾以生存嫉妬損物害人死以

是罪謫爲蟒耳

駢志

卷十四

三十九